

云上的伤疤

张淑清

母亲在楼里住了一周,怎么也不愿待了。她早早将随身携带的一个布包找出来,做着离开的准备,布包里盛着两件换洗衣服,一只牙刷,半管黑人牙膏。一个塑料袋卧着几张皱巴巴充满汗味的钱,两张一百元的,一张十元的,布包陈旧干瘪,如此刻的母亲。捏着钱袋,我的泪水不争气地流。接母亲来时,她一脸喜悦地告诉我,这是父亲给的车费。喜形于色的母亲,似乎对父亲的大方很满意。一辈子被父亲攥着财政大权,花一分钱也得向其汇报,这一次的慷慨,母亲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背后做了父亲的思想工作。母亲说,我不能花你们的钱,你们这个词,语气坚定,好像我和弟是外人。

出院后,我重新把钱塞在母亲穿的袜子里,藏在那只褐色的布包底。在此之前的七天里,她是这座城市这只鸟笼的一个客人。小心谨慎的样子,像做错事的孩子。母亲不习惯坐马桶,清晨四点就醒了,怕惊扰我的睡眠,悄悄起床,下楼要去小区外面的公厕。床是木板拼凑而成的,不同于那铺大炕,温暖踏实且散发着土香。那些个夜晚,熄灯后,母亲趴在八楼窗前,朝城市张望,她在万家灯火中,在车流湍急下,寻找村庄的蛛丝马迹。错把对面高楼的灯光,当成好久不见的月亮。有多久没和母亲一起看夜空中的云朵、星辰,一起吃一顿饭?我已经记不清。如果不是母亲要做小手术,她断然不会让我陪。我披衣下地,决定和母亲沿着城市的街巷走一走。

华灯初上的小城,夜生活还没开始。白昼的燥热尚未退去,空气中有一股绵软的热气,紧紧拥抱着行人。有人遛狗,有人漫步,有人坐在公园的木椅上气定神闲,有人上了一辆公交车,车驶向城市不同的站点,一棵棵梧桐树,举着扇形的身体,叉着双腿站在路边。母亲走出鸟笼后,心情好多了。过马路,她主动牵着我的手,这是以前没有的事。我可以感受到那只手,羞涩中带着一份无奈和彷徨。我不敢想这双手上帝还能让我牵多久,那个像村庄白杨般挺拔结实的人,她走着走着,就老了。母亲对跳广场舞的队伍产生兴趣,她坐在石阶上,目光里有月亮升起,有晶莹的光芒闪烁,通透纯粹,灼伤我的眼。那一瞬,很

希望时间慢下来,再慢下来。

我和母亲偎依在一块绿色的植被,坐在院中的石凳上,像过去一样,看一朵一朵云,从一座山头飘到另一座山头,从村庄飘到更远的地方。它们有形有像,在那个叫故乡的地方,低调地行走。我们追逐着云朵的脚踪,直至睡在一页苇席上。露珠顺着葡萄架的叶片,一滴一滴落在脸上、身上。蚰蚰在歌唱,云在头顶。许多年,守着老房子,盛大的夜晚,门口两棵杏树,院中几棵桃树、枣树。它们相互搀扶,对视,仰望。

在村庄,一个人的生死,甚至一只麻雀,一棵菜苗的死,都有征兆。不是无缘无故的,佛说,因果关系。母亲也坚信,种善因结善果,数不清的夜晚,家里的门是不上锁的,最多是虚掩着,窗户也是敞着的。母亲说,所有的门窗,不是给月亮星星和昆虫设置的,人心不干净,什么也锁不住。无论是阴天还是晴空万里,门是半开着,有时,夏夜漫长,母亲卸下一扇门,睡在院子里,这样和日月星辰走得近一些。我们在月光底,母亲在一只簸箕内,搓着苞米,米粒沙沙沙,旋起一阵凉风。云很低,触手可及。那年,牵牛花开得正旺,祖父像一盏灯花,突然凋零了,睡在永远的杨木盒子里,被埋在山谷。母亲说,祖父在云朵里住着,山谷是暂时的家,有一天,亲人们也将去那里聚集。祖父走后,我眼里的云缺了一道口子,仿佛西院二奶,最后一颗牙齿的嘴巴。岁月是用来治愈各种伤痛的,一些人和事像一株株刺槐树,一旦在心里扎根,是拔不出去的。

祖父之后,又有人相继离开,其中就有我的堂哥,他赶着牛,去山垭放牧。走的时候,阳光明媚,白云密集,像一团一团摊开的棉花,在天空晾晒。堂哥坐在马扎上,喝一大海碗疙瘩汤,浑身汗津津的,牛在前,他在后,路过村子的土街,很多人和堂哥打招呼。那会儿,有乌鸦停在堂哥家酸梨树上,没好声地叫唤。谁也没注意。毕竟,堂哥正当壮年。堂哥这一走,牛是站着回来,他是躺着回来的。摔落山涧的堂哥,在送往医院的途中,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我和母亲冲进堂哥家时,几个女人将一块块白布拆了,做成孝衣孝帽,那是一朵朵受伤的白云,落在民间,大的小的方的圆的,长方形的,椭圆形的,挤挤挨挨,穿在人身上。村庄多了几十朵白云,过去活跃在稻田里的马、羊、牛、人,一下子站了出来。它们还是原先的模样,那匹枣红马,左眼是玻璃花子,走在最前面。这只灰白的奶羊,右耳朵缺了一半,我吃过它的奶,它是二爷家的羊,也是我的奶娘,我不会不认奶羊,它救过我的命。

现在,我步母亲的后尘。孩子去了我看不到的城市,像候鸟似的,有季节性飞来飞去。他走时,扔给我一盘受了伤的月亮和云朵,我在北方,他在南方。我每日每夜都在修补那盘月亮,用文学的种子,在月亮上,在云朵里,播下一份期待和渴望。

蜕变
汤青摄

灌园

路来森

灌园,一农事,亦一风雅事也。园,可植树,可种菜,亦可养花。

昔年,我的父亲曾经在乡下种过几年园,园是菜园,二亩许。俗谚曰:“一亩园,十亩田。”极言种菜园之劳苦。其实,种菜园劳动强度并不大,但多为细致之活儿,劳动密度大,一刻也闲不得,故而,也就相对累了。

灌园,通常在早晨。

灌园工具,是水车、毛驴,水车安装在水井口上,靠毛驴拉动水车,将水“车”出。毛驴一旦拉动起来,其行走,脚步均匀,哒哒哒的声响,极有节奏感。在那样的夏晨,清脆、响亮,日子,仿佛也格外明媚了。

井水,极其清澈,沿着浅窄的水道,缓缓流淌,流进每一块菜畦中。这个过程,我的父亲只是在更换菜畦时,改水道口而已,其它的时间,大多就是站在菜畦口,挂着一把铁锹,静静地站立着。他的眼睛,望着潺湲流动的溪水,望着眼前的一畦畦青菜:韭菜、芹菜、黄瓜、芸豆、豆角……一切,都是绿油油的。

我从父亲的眼睛中,看到的是安详,是欣慰,是满足。

随着灌园面积的增大,菜园的湿度也在增大,各种各样的蔬菜,灌溉之后,便散发出各自的清芬:水芹清新,韭菜微辛,茼蒿甜香……而整个菜园,则弥漫了一种共同的青润润的味道。怎么说呢?清爽,透彻,一种夏日早晨的明亮和妩媚?

再看看父亲的脸,越加明亮,越加安详,浅浅的喜悦,布满脸面。

父亲是读过几年书的,而且也一直喜欢读书,尽管所读,也只是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之类的小说。但我想,父亲是也一定明白“晴耕雨读”“亦耕亦读”的道理的,虽然他灌溉的是现实的菜园,但在他心中,我推测,也一定会有某种形而上意义的田园、灌园情结的。

是的,在中国,每一个读过书、识几个字的人,都会有一种“灌

园”情结:一种是现实的、可拥有的;另一种,则是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的——在心灵上构建。

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中,有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一文,写的是灌园叟因爱花成痴,最终成仙的故事。成仙之事,我不感兴趣,我喜欢的是“灌园叟”三个字,喜欢的是灌园叟灌溉的是花园。灌园,风雅,灌溉花园,更是风雅之至矣。

人虽老,却得以灌溉一园繁花,何其幸福哉?

写过《小窗幽记》的明人陈继儒,在《花史题词》一文中,写自己家的居住环境:“吾家田舍,在十字水中。数重花外,设土剏、竹床,及三教书。除见道人外,皆无益也。独生负花癖,每当二分前后,日遣平头长须,移花种之。”

身处数重花的包围之中,是花园,是田园,更是家园。遗憾的是,陈继儒不曾躬行灌园,而只是让“平头长须(仆奴)”代为之,未免叫人遗憾。或许,陈继儒也并非不为,只是没有写出自己的事情罢了。

好在,陈继儒对于灌园,特别是如“灌园叟”般浇灌花园,独有感悟,他说:“老于花中,可以长世;披荆畚砾,灌溉培植,皆有法度,可以经世;谢卿相灌园,又可以避世,可以玩世也。”

我向不喜欢古人为文,动辄“卫道论德”,可陈继儒这“灌园”卫道之思想,却独得我心。确实哉,灌园,可“避世”,可“玩世”;“避世”,好理解,“玩世”却也并非消极,“玩世”实在就是静观世情,不喜不忧,冷静旁观,更是一种回归自然,“局外人”的逍遥自在——这是一种“立身处世”的灌园心态。

在“玩世”的逍遥自在中,借此灌园,灌溉自己的心灵福地,何其乐哉,何其乐哉。

灌园,可形而下,亦可形而上。形而下,是一种农事劳动,也是一种生活方式;形而上,则是一份生命的风雅,一种精神的高度。

